



東坡先生遺事卷之五

明後學句吳

顧道洪

編輯

德行

公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太白早亡子孫未立杜氏姑卒卒未葬先君臨終有遺言公既除喪即以禮葬姑及官可蔭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惟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爲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爲恨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

墓誌

祖父嘗云子瞻有盛名於世而退無自矜之色此爲

東坡遺事 卷之五  
過人

蘇氏  
談訓

東坡先生不惟文章可以蓋一世而政事忠亮風節凜凜過人遠甚

師友  
譚記

紹聖元年復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待從齒嶺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瘡瘍所侵蠻蜚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疾苦者昇之藥殞斃者納之窀又率衆爲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

墓誌

東坡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之游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東坡東坡亦喜其人

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東坡買一宅爲緡五百東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甚哀東坡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東坡泣自若東坡問嫗曰何爲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動以至於此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來此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東坡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東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因再三慰撫謂曰汝之故居乃吾之所

售也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汝即命取屋券對嫗焚  
之呼其子命翼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自是遂還  
毘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憇焉是歲七月  
坡竟歿於借居

深雪  
偶談

東坡歸陽羨時流離顛躓之餘絕祿已數年受梁吉  
老十絹百絲之饁可見非有餘者李憲仲之子膺以  
四喪未舉而見公則盡以贈之復有詩曰推衣贈孝  
子一漑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又章季默  
三喪未葬亦求於公公亦以助之有不辭毛粟施行

自丘山積之句

詩話  
總龜

東坡俸錢塘時民有訴扇肆負債二萬者逮至則曰  
天火雨且寒有扇莫售非不償也坡令取二十扇來  
就判事筆隨意作行草及枯木竹石以付之纔出門  
競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遂悉償所負

桃源  
手聽

東坡所置田黃土村田主曹姓者已鬻而造訟有司  
察而斥之東坡移牒以田歸之

東坡與毅父宣德書云蒙遣人致金五兩銀一百五  
十兩爲贖軾自黃遷汝亦蒙公厚餉當時隣於寒殍  
尚且辭避今忝近臣尚有餘瀝未即枯竭豈可冒受  
又恐數逆盛意非朋友之義輒已移杭州作公意捨

東坡遺事 卷之五 三  
之養病坊此蓋其在杭日所置今已成倫理歲收租米千斛所活不貲故用助買田以養天民之窮者此公家之法故推而行之以資公之福壽某亦與有榮焉想必不訝至於感佩之意與收之囊中了無異也東坡故居在府治東宋元豐三年蘇軾謫黃州寓居臨臯亭後得此地立雪堂居之自號東坡居士嘗有詩曰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竿确坡頭路自愛鏘然曳杖聲後移汝州遂以雪堂付潘大臨兄弟一統志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便於水盆中浸殺之江

南尤甚聞之不忍故人朱壽昌守鄂州某以書遺之乃立賞罰以變此風而黃之士石耕道頗成實喜爲善乃使率黃人之富者歲出十千如願過此者亦聽使耕道掌之多買米布絹絮使安國寺僧繼連書其出入訪閭里田野有貧甚不舉子者輒少遺之若歲活得百箇小兒亦盛事也吾雖貧亦出十千

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常以施人夢神與語云天使已以此病人君違天怒若施不已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救子飛懼遂不施余以爲天之所病不可療即則藥不應服而有効即非天病當是病之祟畏是藥

而假天以禁人耳子飛不察爲鬼所脅余則不然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苦家有此方能下腹中穢惡在黃州試之病良愈今後隨遇當常以試人

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栢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聲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羽毛珍異難見而易馴擾殊不畏人間里間見之以爲異事此無他不伎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去人太遠則其子有蛇鼠狐狸鴟鳶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

也由是觀之鳥鵲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爲甚於蛇鼠之類也夫苛政猛於虎信哉

三條志林

東坡歸陽美時流離顛蹟之餘絕祿已數年受梁吉老十綃百絲之贐可見非有餘者李憲仲之子廌以四喪未舉而見公則盡以贈之且贈以詩云推衣助孝子一漑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章季默三喪未葬亦求於公公亦有以助之有不辭毛粟施行自丘山積之句其高誼蓋出天資也

王鳳洲長公外編

東坡先生憂其親黨之疾委曲詳審如此其曰勿使常醫弄疾天下之至言使人感嘆

陸游書

東坡自海外還至贛上寓居水南日過郡城携一藥囊遇有疾者必為發藥并疏方示之每至寺觀好事者及僧道之流有欲得公墨妙者必預探公行遊之所多設佳紙於紙尾書記名氏堆積案間拱立以俟公見即笑視畧無所問縱筆揮染隨紙付人至日暮筆倦或案紙尚多即笑語之曰日暮矣恐小書不能竟紙或欲齋名及佛偈者幸見語也及歸人人厭滿忻躍而散

何遠春渚記聞

方正

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

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已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

語錄

東坡云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蓄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犬余謂不捕猫可也不捕鼠而捕鷄則甚矣不吠猫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鷄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鶴林玉露

東坡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

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求人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墓誌

東坡在鳳翔罷官來京師道由華岳忽隨行一兵遇崇甚狂自褻其衣巾不已東坡使人束縛之而其巾自墜人皆曰此岳神之怒故也東坡因謁祠且曰某昔之去無祈今之回無禱特以道出祠下不敢不竭而已隨行一兵狂發遇崇而居人曰神之怒也未知其果然否此一小人如蟣虱耳何足以煩神之威靈哉縱此人有隱惡則不可知不然以其憚怠失禮或

盜服御飲食等小罪爾何足責也當置之度外竊謂岳鎮之重所隸甚廣其間強有力富貴者蓋有公為奸慝神不敢於彼示其威靈而乃加怒於一卒無乃不可乎某小官一人病則一事闕願恕之可乎非某愚直諒神不聞此言出廟馬前一旋風突而出忽作大風震鼓天地沙石驚飛東坡曰神愈怒乎吾弗畏也冒風即行風愈大惟趨公行李而人馬皆辟易不可移足或勸禱謝之東坡曰禍福天也神怒即怒吾行不止其如予何已而風止竟無別事

東坡居閭闔門外白家巷中一夕次子迨之婦歐陽



東坡遺事 卷之三  
氏文忠公孫產後因病為崇所憑曰吾姓王氏名靜

奴滯魄在此居久矣東坡曰吾非畏鬼人也且京師善符劍遺厲者甚多決能逐汝汝以愚而死死亦妄為崇為佛為言佛氏破妄解脫之理喻之曰汝善去明日昏時當用佛氏功德之法與汝婦輒合爪曰感尚書去也婦良愈明日昏時為自書功德疏一通仍為置酒肉香火遣送之東坡曰某平生屢與鬼神辯論矣頃迨之幼子忽云有賊貌瘦而黑而衣青因使數人索之無有也乳媪俄發狂聲色俱怒如卒伍輩唱喏甚大余往視之輒厲聲曰某即瘦黑而衣青者

也非賊也鬼也欲此媪出為我作巫余曰寧使其死出不可得曰學士不令渠出沒柰何只求少功德可乎余曰不可又曰求少酒食可乎曰不可又曰求少紙可乎曰不可又曰只求一盃水可乎曰與之媪飲畢仆地而甦然媪之乳因此遂枯

二條濟南師友談記

### 書法

先生幼而好書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

顏柳髣髴近之

墓誌

東坡遇天色明暖筆硯和暢便作草書數紙非獨以適意使百年之後與同志者有以發之也張長史懷

素得草書三昧聖宋文物之盛未有以嗣之惟君謨頗有法度然而未放心與東坡相上下耳

曲洧舊聞

作字要手熟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

張懷民與張昌言圍棋賭僕書字一紙勝者得此負者出錢五百足作飯會以飯僕社鬼聽之若不賽者俾墜其師無克復國

吾酒後乘興作數千字覺酒氣拂拂從十指上出去也

東坡筆成塚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獻之筆秃千枝墨磨萬挺不作張芝之作索靖

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而能行能走也

六條志林

唐末五代文章藻麗字畫隨之而楊公凝式筆跡獨雄強往往與顏柳相上下甚可恠也今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此二人書僕所不要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惟近日蔡君謨天資既高學識亦至當為本朝

第一

東坡題云唐太宗購晉人書自二王以下僅千軸蘭亭云以玉匣藏昭陵無復見餘皆在祕府至武后時

爲張易之兄弟所竊換遂流落人間多在王涯張延賞家涯敗時爲軍人所劫奪取金玉軸而弃其書余嘗於李都尉瑋處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爲王氏物也有謝尚謝鯤王衍等書皆奇而夷甫獨超然若群鶴聳翅欲飛而未起也

東坡筆說云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柳誠懸之語良是

東坡評獻之書云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而不得知其長必能名世僕以爲不然知書不在筆牢浩然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爲善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獨以其小兒明意精至卒然掩之而出其不意也

東坡評顏書昨日長安安師文出所藏顏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爲奇特信手自然勁有姿態乃知瓦注賢於黃金雖公猶未免也

東坡跋歐陽公書云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然公墨迹自當爲世所寶不待筆畫之工也文忠得謝其喜如此以是知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也

東坡跋蔡端明書云余評近歲書以君謨爲第一而論者或謂不然殆夫易與不知者言也書法當自小楷出而世或有未能正書而以行草稱也君謨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可謂知其本末矣

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筆求之嘗携古錦袋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探之得承曼墨半鋌魯直甚愛之曰羣兒賤家雞嗜野鶩遂奪之此墨是也

東坡題細字蓮花經云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今君所藏抑又可恠卷之盈握沙界已周讀未終篇目力皆廢乃知蝸牛之角可以戰蠻觸棘刺之端可以刻木猴嗟嘆之餘聊題其末東坡題陳隱居書後陳公密出其祖隱居先生之書如三公被袞冕立玉墀之上其亦以爲學先生之書如馬文淵所謂學龍伯高之爲人也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爲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能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

東坡云書初無意於佳乃佳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於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書此語非是

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時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恠者吾書雖不甚精然自出新意不

踐古人是一快也

十一條事  
文類序

王右軍本學衛夫人其後遂妙天下所謂風斯在下矣東坡字本出顏魯公其後遂自名家所謂青出於藍也

徐州有營妓馬盼盼者甚惠麗東坡守徐日甚喜之盼盼能學東坡書得其彷彿東坡嘗書黃樓賦未畢盼盼竊效東坡書山川開合四字東坡見之大笑畧為潤色不改易之今碑中四字盼之書也

墨莊漫錄

東坡即南竄議者復請悉除其所為之文詔從之於是士大夫所藏既莫敢出而更畏禍所在石刻多見毀徐州黃樓東坡所作而子由為之賦東坡自書時為守者獨不恐毀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樓名觀風宣和末年禁稍弛而一時貴游以畜東坡之文相尚鬻者大見售故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苗仲先者適為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既得數千本忽語僚屬曰蘇氏之學法禁尚在此石柰何獨存立碎之人聞石毀墨本之價益增仲先秩滿携至京師盡鬻之所獲不貲

歐陽文忠公謫守滁州於琅琊山間作亭名曰醉翁  
自爲之記其後王韶守滁請東坡大書此記而刻之  
流布世間殆家有之亭名遂聞於天下

二條却  
掃編

蘇東坡翰墨妙天下少時規模徐浩筆圓而姿媚可  
喜中年喜臨顏真卿真行造次爲之便欲窮本晚年  
乃喜李邕其豪勁多似之黃庭堅云東坡字字可珍  
委頓人家蛛絲煤尾敗篋中數十年後當有併金懸  
購者又云東坡書浙東西士大夫無不規模頗有用  
意精到得其髣髴至於老年下筆沈着痛快處遂無

一筆可尋

書史  
會要

繼月學書未知其要處東坡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  
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學書時臨摹可得形似大  
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惟用心不雜乃  
是入神要格

蘇翰林用宣城諸葛齊鋒筆作書踈踈密密隨意緩  
急而字間妍媚百出古來以文章名重天下者鮮能  
工書所以子瞻翰墨尤爲世人所重今人有之往往  
得善價百餘年後想見其風流餘韻者當不惜千金

購藏耳

山谷  
評

東坡書隨大小真行皆有妍媚可喜處蓋其學問文

章之氣鬱鬱葱葱發於筆墨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爾

山谷評

東坡與子由論書云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以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態而端冕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書晚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而不知者妄謂學徐浩陋矣觀此則知初未嘗規規然出於翰墨積習也

詩話總龜

元祐末米元章知雍丘東坡自揚州召還乃具酒邀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紙二百列其上而置饌其傍東坡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伸紙共作字以一小吏磨墨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而紙亦盡乃更相易去各自以為平日書莫及也

避暑餘話

東坡在學士院閑坐忽命左右取紙筆寫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兩句大書小楷行草凡數紙擲筆太息曰好好散其紙筆於左右給事者

道山清話

東坡少時手抄經史皆一通每一書成輒變一體卒之學成而已乃知筆下變化皆自端楷中來不端其本而欺以售吾知書中孟嘉自可默識也

三條何遠春者記聞

東坡極不惜書然有不可乞而乞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而止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或遇案上有紙筆不擇精粗書遍乃已性復好酒不四五頃輒已大醉頽然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而醒落筆如風雨雖謔浪皆有意味此真神仙中人豈與今之翰墨士爭衡哉

山谷評

### 畫品

東坡作文與可畫簷簷谷偃竹記云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

之教余如此此固作畫之法然不惟竹也無適而可

逃此法也

梁溪漫志

東坡所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倪石皴亦奇恠如其胸中蟠鬱也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或曰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耶自謂吾爲墨竹畫得與可之法又作寒林嘗有書告王定國曰余近畫得寒林已入神品亦嘗畫鱗瑣屑毛介曲折芒縷無不備具米元章自湖南從事過貴州初見東坡酒酣貼觀音紙壁上起作兩行枯木恠石各一以贈之東坡嘗題郭祥正壁云枯腸得酒牙角出肺肝槎牙生竹



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寫向君家雪色壁可見平日非  
乘酣以發真興則不爲也繼畫

東坡在黃時於路途民家鷄栖豕牢間有叢竹木石  
因圖其狀木葉紋縷皆具頃在祕監見古石老檜巨

壑海松二幅奇恠之甚墨竹凡見十四卷大抵寫意  
不求形似畫之奇品也畫

文與可畫竹是竹之左氏也子瞻却類莊子又有息  
齋李衍者亦以竹名所謂東坡之竹妙而不真息齋

之竹真而不妙者是也梅道人始究極其變流傳既  
久真庸雜錯金臺紀聞

世人畫山水竹石不假五色而成未有以畫花者汴  
解獨能之因賦詩云造物本無物忽然非所難花心

起墨暈春色散毫端縹緲形纔就扶踈態自寬蓮風  
悉傾倒杏雨半披殘幸有狂居士求爲墨牡丹兼書

平子賦歸去雪堂看

蘇子瞻李伯時爲柳仲遠作松石圖仲遠取杜子美  
松根明僧憇寂寞龐眉皓首無住着偏袒右肩露雙

腳葉裡松子僧前落之語復求伯時畫此四句目爲  
憇寂圖子由題云東坡自作蒼蒼石留取長松待伯

時只有兩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詩二條百斛明珠

余歸自道場何山遇大風雨因憇耘老溪亭命官奴秉燭捧硯寫風雨竹一枝題詩云更將掀舞勢秉燭書風篠美人爲破顏恰似腰肢嬾

東坡詩話

南安於一寺壁間作叢竹硯石甚奇韓平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全堵脫而龕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堂中平原敗籍其家壁入

秘書省著作庭

鶴林王露

東坡遇赦北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爲壁東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凡東坡之遺墨所在搜毀寺僧以厚紙糊壁重以漆塗之字賴以全至紹

興中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得祠曹牒爲僧

二條鶴林王露

東坡自海外歸過南安軍北四十里投宿長樂院見憎厨方擇菜而素壁新加朽飾甚潔笑拾棄葉蘸墨汁掃竹兩竿出於自然神采飛動遭崇寧禁錮所在遺迹盡毀此獨以地僻偶存然色澤雖益久不少晦昧張子韶謫居日諷軍守摹勒刻石寘于郡齋淳熙中有守某欲搜索奇物以奉曾觀少保遣木工精於技者詣彼量度尺寸先作一匣乃從壁背稍稍割去

泥至露織竹鋸截昇入略不剝損是夜一院人悉聞  
伽藍堂內外若啜泣咨惜者守厚賞木工命各將軍  
校護舟載往臨安在道數報消息既至覲乘間進于  
禁庭孝宗觀之嘉納焉

夷堅志

賈耘老舊有水閣在苕溪之上景物清曠東坡作守  
時屢過之題詩畫竹於壁間沈會宗又爲賦小詞云  
景物因人成勝槩滿目更無塵可碍等閒簾幕小欄  
杆衣未鮮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誰信門前車馬  
隘別是人間閑世界坐中無物不清凉山一帶水一  
派流水白雲長自在其水閣正與余小亭相近同在

一岸景物悉如會宗之詞故余嘗亦有鄙句云三閭  
小閣賈耘老一首佳詞沈會宗無限當時好風月如

今搃屬續溪翁

苕溪漁隱

東坡謫僂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叢竹醜石甚  
奇韓平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  
壁全堵脫而龕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閣古堂中平  
原敗藉其家壁入秘書省著作庭

友愛

蘇黃門以巳卯生故東坡常有卯君之語其以檀香  
觀音像遺黃門云持是壽卯君又出局偶書云傾杯

不能飲待得卯君來其送王鞏云淚濕粉牋書不得  
憑君寄與卯君看王直方詩話

東坡以黃木拄杖為子由生日之壽詩曰但願白髮  
兄年年作生日子由生日東坡以香篆盤為壽二條翰墨

全書

東坡與子由極相推與嘗有豈獨為吾弟要是賢友  
生之句而子由亦嘗作東坡像贊云人曰吾兄我曰

吾師霏雪錄

東坡喜常蘇州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之句乃  
與子由相約早退為閑居之樂故在鄭州有云寒燈

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又初秋子由與東坡  
相從彭城賦詩云誤喜對床尋舊約不知飄泊在彭  
城子由使虜在神水館賦詩云夜雨從來對榻眠茲  
行萬里隔胡天東坡在御史獄有云他年夜雨獨傷  
神在東府有云對床定悠悠夜雨今蕭瑟其同轉對  
有云對牀貪聽連宵雨又曰對牀欲作連夜雨又云  
對床老兄弟夜雨鳴竹屋此其兄弟所賦也相約退  
休可謂無日忘之然竟不能成其約耳王直方詩話

東坡與子由鄭州相別馬上賦詩云登高回首坡壠  
隔惟見烏帽出復沒苦寒念爾衣裘薄獨騎瘦馬踏

東坡遺事 卷之五 十九 蘇州山人  
殘月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初秋寄子  
由云雪堂風雨夜已作對床聲八月望夜懷子由云  
去年舉君首宿盤夜傾闔酒赤如丹今年還看去年  
月露冷遙知范叔寒此集中搜出以補前之未盡  
今年吾當至廣陵暫與子由相別至廣陵逾月遂往  
南郡自南郡至梓州泝流歸鄉盡載家書而行迤邐  
致仕築室種菜於眉以須子由之歸而老焉不知此  
願遂否言之悵然也 志林

書出局詩急景歸未早濃陰晚不開傾杯不能飲待  
得卯君來今日局中早出陰晦欲雪而子由在戶部

晚出作此數句忽記十年前在彭城時王定國來相  
過留十餘日還南都時子由爲宋幕定國臨去求家  
書僕醉不能作獨以一絕與之曰王郎西去路漫漫  
野店無人霜月寒淚濕粉箋書不得憑君送與卯君  
看今日情味雖差勝彭城然不若同歸林下夜雨對  
床爲樂耳 長公  
外紀

東坡與子由書云吾與汝俱老矣當以時自娛此外  
萬端皆不足介懷所謂自娛者非世俗之樂但胸中  
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內山川草木魚蟲之類皆樂  
事也 尺牘

交游

軾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一時文人如黃廷堅晁補之秦觀張來陳師道舉世未之識子瞻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

本傳

元祐中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並從東坡游

號四學士

羣書備數

東坡喜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於世而後已故受其獎者亦踴躍自勉樂於進脩而終為令器東坡其有功於斯文哉

韻語陽秋

東坡於人有尺寸之長瑣屑之文雖非其徒驟加獎借如曇秀吹將草木作天香妙總知有人家住翠微之句仲殊之曲惠聰之琴皆咨嗟嘆美如恐不及至於士大夫之善又可知也觀其意蓋將攬天下之英才提携誘掖教戒成就之耳

珊瑚鈎詩話

東坡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游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為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倒皆盡歡而後去設一日無客則歉然若有疾矣

東坡書東臯子傳後云余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  
之不能飲無在余下者然喜客舉杯徐引則余胸中  
爲之快焉酣適之味過於客閒居未嘗一日無客客  
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酒亦無在余上者常以爲  
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然  
人有是二者接於余前則余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  
常蓄善藥有求者即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  
子無病而多蓄藥少飲而多置酒勞已以爲人何也  
余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酒吾爲之酣  
適盖雖爲人而實自爲也

王鳳洲長  
公外紀

東坡在黃州與隣里往還東坡旣絕俸而往還者亦  
多貧乃約自今日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  
尊客盛饌則三之此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  
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然雖節儉實有三養一  
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二條避  
暑餘話

東坡有歌舞妓數人每留客飲酒必云有數箇搽粉

虞候欲出來祇應也

呂東萊  
軒渠錄

東坡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嘗自言吾上可  
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遷夏院乞兒子由晦默少

許可嘗戒東坡擇交東坡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  
不好人此乃一病

蓼花洲  
閑錄

文同字與可蜀人東坡與之甚厚為人靖深超然不  
櫻世故善畫墨竹作詩騷亦過人熙寧初時論既不  
一士大夫好惡紛然同在館閣未嘗有所向背時東  
坡數上書論天下事退而與賓客言亦多以時事為  
譏誚與可極以為不然每苦口力戒之東坡不聽出  
為杭州通判與可送行詩有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  
湖雖好莫吟詩

石林  
詩話

東坡在海外歸與米元章書云嶺外八年親友曠絕

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  
之文超邁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  
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菴賦琅然誦之老夫卧聽未半  
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也若此當過  
古人不論今世也

何氏  
語林

王岵字升之少從東坡學甚俊敏東坡既除西掖乃  
以古槐簡贈岵曰此笏曾奉制策入三等曾召對議  
事不合而逐曾對御史詔獄曾不試除二字母輕吾

笏

青舊  
續聞

東坡遊西湖僧舍壁間見小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



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問誰所作或告以  
錢塘僧清順者即日求得之一見甚喜自是而順之

名出矣

竹坡詩話

潘邠老及弟大觀俱以詩知名多從東坡游東坡以

量移汝州之命即以雪堂付之邠老因以居焉

東坡年譜

邵迎高郵人博學強記文章清麗而尤長於詩爲人  
恭儉孝友頗精法律長於吏事而清羸多病兀然不  
能勝其衣平生竒蹇不偶登進士十五餘年而官止  
州縣窮死無嗣其妻苦於饑寒東坡哀其不幸集其  
文爲之引以爲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揚雄之無子

馮衍之不遇皇甫士安之篤疾彼遇其一人猶哀而

君兼之非命也哉天道與善余於此疑焉

滄水燕談

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緘一簡令送方叔  
值方叔出其僕受之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

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楊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

驚喜携之而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

然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而作方叔幾

于閣筆及拆號東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

與魁相似乃章持東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竒東

坡謂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

東坡遺事 卷之五 二十四 蘇東坡山人  
與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  
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東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  
作詩送其歸去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  
其母嘆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  
鬱而卒 鶴林 王露

東坡帥定武諸館職餞於惠濟東坡舉白浮歐陽叔  
弼陳伯修二校理常希古少尹曰三君但飲此酒酒  
酬當言所罰三君飲竟東坡曰三君為主司而失李  
方叔茲可罰也三君者無以為言慙謝而已張文潛  
舍人在坐亦舉白浮東坡曰東坡亦當飲此東坡曰

何也文潛曰先生昔知貢舉而遺之與三君之罰均

也舉坐大笑

李方叔師友談記

比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輩意謂  
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  
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也知此人決不徒出不有益  
於今必有覺於後決不碌碌與草木同腐也迨過此  
不廢學可令參侍几硯 與方叔書

東吳僧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語逼真處如數聲柔  
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  
知有人家住翠微時從東坡在黃州京師士大夫以

書抵東坡曰聞公與詩僧相從真東山勝遊也東坡以書示潛誦前句曰此爾十四字之號也

東吳僧惠詮佯狂垢汚而詩絕清婉嘗書湖上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屨唯聞犬吠聲又更青蘿去東坡見之爲和於後曰惟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幽人夜未寢草露濕芒屨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詮竟以此得名

黃州潘大臨工詩多佳句然貧甚東坡與山谷皆愛之臨川謝無逸以書問有新詩否潘荅云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爲俗氛所蔽翳昨日閑卧聞攪林風

雨聲欣然起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

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陽效東坡筆語題壁於山寺東坡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乃歎曰向書壁者定此郎也

四條冷齋

夜話

徐君猷陽翟人韓公婿也知黃州日東坡遷謫於郡君猷周旋之不遺餘力其後君猷死於黃東坡作祭文挽詞甚哀又與其弟書云軾始謫黃州舉眼無親君猷一見相待如骨肉此意豈可忘哉君猷後房甚

東坡遺事 卷之五  
盛東坡嘗聞堂上絲竹詞中謂表德元來字勝之者  
所最寵也東坡北歸過南都則其人已歸張樂全之  
子厚之怨矣其後厚之開晏東坡復見之不覺掩面  
號慟妾乃顧其徒而大笑東坡每以語人可爲畜婢  
者之戒

章元弼娶中表陳氏甚端麗元弼貌寢陋嗜學初眉  
山集有雕本元弼得之觀忘寐陳氏有言遂求去元  
弼出之元弼每以此說爲朋友言之且曰緣吾讀眉  
山集而致也元弼越人文蒙之子嘗以賢良方正科  
被召東坡愛之嘗三薦於朝朝廷以東坡之薦元弼

雖蔭補未登科亦除陳州州學教授元弼好謁當塗  
巨公嘗自咸平晨食行七十五里入都懷刺來謁途  
不遑秣馬也甚癯瘁窮冬短褐冠弊履穿併日而食  
陳州之行東坡之賜厚矣

蜀人任介郭震李旼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爲莫  
逆之交游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識過人李  
順之將亂震遊成都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東郊好  
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放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  
將亂不報暮年其言乃效震死不仕介爲陝西一幕  
官而死旼稍達仕至尚書郎震將死其友往問之側

卧歌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  
替名哉雖其平生談諧之餘習亦足以見其臨死生  
而不亂也

妙摠師參寥子余友二十餘年矣世所知獨其詩文  
所不知者蓋過於詩文也獨好面折人過失然人知  
其無心如虛舟之觸物蓋未嘗有怒者

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詞皆操筆立成  
不點竄一字余曰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故與之游  
又定慧長老守欽余初不識比至惠欽使侍者卓契  
順來問余安否且寄十詩余題其後曰此僧清逸絕

俗語有璨忍之通而詩無島可之寒余往來吳久矣  
而不識此僧何也

金賈處士甚貧無以慰其意者乃作恠石古木一紙  
每遇饑時輒開看還能飽人否若是吳興有好事者  
能為君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  
爾令雙蓮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可也

五條東坡志林

東坡過天竺謁佛印因言牖前兩株松昨為風振其  
一恨而成一聯云歌枝已逐風雷變減却西牖半日  
涼未能續其後東坡為續之云天愛禪心圓似月故  
添明月伴清光佛印云幸得此遣吾懷耳

杭州志

仁宗朝梅摯公儀出守杭州上賜之詩有曰地有湖  
山美東南第一州梅以上詩語名有美堂士大夫留  
題甚衆東坡倅杭因令筆吏盡錄之默定詩之高下  
以賈耘老爲冠其詩曰自刊宸畫入雲端神物應須  
護翠巒吳越不藏千里色斗牛常占一天寒四簷望  
盡回頭懶萬象搜來下筆難誰信靜中踈拙意畧無  
踪跡到波瀾東坡因此與耘老游庚溪詩話  
李頎字粹老少舉進士當得官輒棄去烏巾布裘爲  
散人遍歷湖湘間晚樂湖中山水之勝遂隱於臨安  
大滌洞天往來茗溪之上遇名人勝士必與周旋素

善丹青而間作小詩東坡倅錢塘日粹老以絹素作  
春山橫幅且書一詩於後不通姓名付一樵者令俟  
東坡之出投之坡展視詩畫蓋已竒之及問樵者誰  
遣汝也曰我負薪入市始經公門有一人與我百錢  
令我至此實不知何人也坡益異之即遍問西湖名  
僧或云是粹老父之偶會于湖山僧舍相得甚喜坡  
因和其詩云詩句對君難出手雲泉勸我早抽身是  
也粹老畫秀潤簡遠有超然之妙出於法度之外者  
然不能爲人可求故世所有者絕少人得其片紙如

至寶也

西湖遊覽志

惠勤惠思皆居孤山蘇公倅杭臘日乘間訪之有詩  
云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石出魚可  
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  
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孤山孤絕  
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牕竹屋深自暖擁褐獨  
坐依團蒲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  
回望雲木合但見野鶴盤浮屠茲遊淡泊歡有餘到  
家恍如夢蘧蘧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西湖遊覽志

東坡先生遺事卷之五

